

鎂光燈下的虛虛實實

校內徵文比賽高中組冠軍

5A 麥家明

「真」是什麼？也許人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有人認為「真」是亙古不變的真理，不容動搖；有人認為「真」，是一件事的本質，脫去層層偽裝，返樸歸真。這是個哲學問題，結果無關對錯，大家都有自己的見解，這亦證明了我們都有批判思維。不過，對事情的瞭解程度必然會影響我們的判斷，如何讓我們與真相更接近？媒體的操守和態度有着重要的角色。

現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通告天下的方法也由飛鴿傳書到量子通信。但無論如何，消息的傳遞都繞不開人的介入，可是人對事情的理解各有差異。一件事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聽過的人越多，這消息就越偏差得越厲害。人有意無意地會忽略掉重要的細節，以訛傳訛，必然倍大了誤差。為了減少這種誤差，於是有人想到整合消息來源，統一發放，媒體因此而生，因為公眾需要知道真相。

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真相？或許真相會讓人痛苦，可我們為什麼還要冒險承受？

人類天生好奇，當然會引發出求知求真的探索慾望，這種依附在基因裏的天性是無法抹殺的。由百萬年前第一隻猴子懷着好奇心從樹杈滑到陸地上，到第一位踏入虛空，在月球上宣告人類里程碑的太空人，都是靠好奇這股原始動力，使我們的物種和文明不斷地自我反省和探索進步，才有今天這個令人目不暇給的活力世界。閱讀能獲取知識，使我們不在混沌中虛費光陰；探索真相，使我們不在欺詐當中成為別人的玩偶。如果背棄了真相，人就會在自欺欺人的夢境裏，任人擺佈並搗毀自己的豐碑。不寒而慄的是，他們都砸得心安理得。

說回媒體，靠媒體的報道，相比「一傳十，十傳百」是有效率得多，也可信得多了。但是新聞畢竟也是由人寫出來的，偏差還是會有的。任何一件事都有多個層面，經過人們的理解再寫出來的新聞，其實也有立場。所以，同一件事，在保守的《文匯報》和激進的《蘋果日報》上，可以是兩個樣。所謂蘿蔔白菜各有所愛，它們有各自的讀者群，而讀者的數量會影響媒體的收入，面對讀者的需要，取材或會有所偏重。

但是，事實的本質不應該是可變的，報道同一件事，如何才能令千萬位飢渴的讀者選擇你呢？如何在眾媒體中凸顯你的閃光？那必須要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風和石破天驚的標題。「標題黨」正因此而誕生了。什麼「震驚！某大國竟然如此如此……」、「xx草菅人命，人神共憤」之類的句子，讓大家覺得他們口中的世界好像要塌了一樣，這樣就能使報刊的「衣食父母們」在標題上駐目幾秒。更甚者為了迎合讀者的意淫，乾脆作起假新聞來了。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，關於排名前三的候選人的假新聞比真新聞多得多。在點票當天更有媒體謊稱希拉里當選了，讓不少人空歡喜一場。正是讀者們買賬，這種譁眾取寵的謠言才會四處飄蕩。沒有人會在相信「它」的瞬間有過一絲懷疑麼？任由在這資訊爆炸的年代，讓它們灌爆自己的腦袋，麻木地認同別人所說的一切？

謠言很快就被澄清，真相得到昭雪。但是他們的雙耳裏像是真空一樣，依然像井蛙一樣活在自己的認知裏。為什麼他們不聽？

那我們來打破沙鍋壘到底，為什麼人們不願意接受真相？

就是因為真相來得太痛苦。謊言就是思想的迷魂藥，讓人們飄飄欲仙。臆想中的世界永遠是美好的，現實的骨感卻會把人刺痛。立場的偏見取締了理性的思考，巨大的反差足以使人歇斯底里，就像特朗普當選後的暴動一樣，真相無情地摧毀了夢囈的泡沫和落魄的自尊，一個醒不來的噩夢終於來臨。人們不敢追求真相，也不敢告訴大家真相。像愛德華·斯洛登，他揭穿了政府以

防範恐怖襲擊為由而監視公民私隱的謊言，他放棄了安穩的生活和令人羨慕的長俸，居無定所且有性命之憂，真相與痛苦也就連在一起了。還有一種原因：我們都太懶和太忙了，連多揭幾份報紙的時間和動機都沒有，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在退化。大家被鎖在世俗的囚牢裏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可是世界依舊在轉，大家滿不在乎。

與其說是媒體辜負了我們的信任，倒不如說是我們自己犯賤，讓他們任意為之？

你我都擁有求知求真的窗口，只是不能放下心中的偏見和惰性。人類飛奔的速度，令大家只喜歡口號式的結論，而不再考究真相是殘酷還是美麗的。「中國造的是次品。」「特朗普是瘋子！」大家依舊沉醉在幻想裏固步自封。當歷史的進程來臨時，依然懵然不知，麻木地讓其碾過枯朽的軀殼。求真是求知的一種，如果能從謊言中甦醒的人，會懷有一顆更強烈的心去追求真理。否則我們人類依然像爬蟲類一樣，在地球上爬行，繼續在謊言和意淫中，無限輪迴。混沌得不到平定，真相得不到伸張。星光照耀下的地球，依舊淡暗無光。

醒醒！你要錯過一個大時代了。